

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 小扬州志

刘云若 著









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87

I246.4

83

# 小扬州志

刘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出版说明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曾盛极一时，并涌现出一批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许多名著，当时即改编为电影和剧本，在群众中颇有影响。

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有爱情小说，掌故小说，怪诞小说，滑稽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等等。大都以细腻的笔触揭露了豪华堕落的上层社会的种种丑闻轶事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腐败，同时也刻画了下层社会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当然，这些作品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堕落，揭露得不够深刻，对那些色情凶杀、海淫海盗、伤风败俗的社会劣迹，抨击得不够有力，但它确是黑暗社会阴霾角落的一个缩影，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早已消逝的旧中国形象。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新文学浩瀚的长长画廊中，也应为它留下一块小小的位置，使读者从中增长见识，一开眼界。

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丛书的缘起。

这些作品大都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和“传奇”特色。故事曲折离奇，情节生动感人，悬念引人入胜。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幽默的夸张。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免不了掺杂一些程度不同的糟粕和粗俗。尽管如此，批判地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对繁荣和发展当代通俗小说是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很多的。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失散较多。现已搜集到的都是名家的代表作，除少数几部作品外，大都为解放后第一次整理出版。

这些作品大都是章回体旧派小说，既无标点，也不分段，且原稿笔误讹错甚多。这套丛书，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校正讹错后，将陆续出版。编者孤陋寡闻，水平有限，编选或有不妥，评介或有不公，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6年7月

# 目 次

- 第一回 一百八钟声消寂小扬州明月障红尘 ..... 1  
七十二沽水温柔大观园幽花怜碧玉
- 第二回 缺月重圆丑奴儿计弄风流子 ..... 42  
春风一曲思佳客魂销杜韦娘
- 第三回 篷户隔离筵春水绿波伊人云远 ..... 95  
名场传韵事酒徒白发之子于归
- 第四回 春声发弦管红霓关假凤戏虚凰 ..... 178  
业海幻波澜乌龙院狂花驱冷蝶
- 第五回 丝牵玉虎委巷访寒花 ..... 233  
梦冷文鸳旧梁飞冷燕
- 第六回 燕子骂东风春归人未 ..... 322  
桃源招旧客水带花流
- 第七回 白发传歌梨园莺燕闹 ..... 381  
红颜憎命虎帐管弦骄
- 第八回 春风陋巷旧梦酿新愁 ..... 442  
明月朱楼坠欢争故剑



劫从繁华梦欲醒，六街歌管怅平生；  
酒边圆缺十年月，眼底沧桑几巷灯。  
烟火樊楼儿女地，山邱华屋古今情；  
中年哀乐余萧瑟，又遮残香入管城。

## 第一回

一百八钟声消寂小扬州明月障红尘  
七十二沽水温柔大观园幽花怜碧玉

未曾提笔，先述牢骚。著者当年束发受书，当然对于读书一事，抱着各式各样的大希望。可怜望来望去，什么希望也不曾实现，却不知怎的，转弯抹角，就进了这小说行。夫行者，依某种职业为衣食之谓也。大之如官行、军行、商行，小之如勤行（厨司）、脚行、缝穷行、乞丐行，邪而歪之如剪辮行、风流行（妓女）、洒金行（拾粪）。这些等等行行，大约与小说行都同在三百六十行之内。

凡天下一切众行，当然高低不同，而且人人有向上之

心，行行有仰高之望。小说行的人们，自然也妄想抛弃千字几元的苦工，去当什么院长、部长，只须在案卷上批个“阅”、“照准”、“不准”等几个字，便可得到千万金钱。这些事当然都是虚想，难成事实，所以无论哪一行的人，就端着那一行的饭碗，低头去吃好了，不必一面因没法攀高，一面却妄抬身分。乞丐行自称幕天席地，无碍无遮；洒金行自称黄金满囊，气焰熏天；剪绺行自称偷富济贫；风流行自命自由博爱；于是小说行也跟着自居文章寿世，艺术精华；其实还都是出类拔萃的不要脸。起先鄙人也想不要脸一下，高揭一个主义，叫做小说救国；后来想了八日八夜，终没法把这主义说得圆通，只得收起妄谈，规规矩矩的写我破小说。

但只在下近年来，左作一篇小说，右作一篇小说，如今又是一篇来了，怎样说呢？记得有一个人能说六国语言，人家问他哪一国话说得最好，他回答是中国话最为精熟。这是实情，因为他是中国人啊。于是在下既是中国人，又是用中国字写中国事，便不盲从当代名家，把中国人都写成外国式，因而也不能使担水卖菜的人，说话都带些西洋哲学家意味，这是我于读者最抱歉的。至于这一篇该说些什么呢？俗语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下不敢吹牛，倘若早生三十年，大约可以在天津弄个一品大秀才玩玩，譬如有人问我：你这秀才，对天下哪一处事最为明白呢？那我只能告诉他：对天津的事知道得最为亲切。如此说来，在下既是中国治下天津生长的人，似乎不

必好高骛远，另去混说什么，还照样谈谈天津好了，所以就写了这一部《小扬州志》。

就此抛开闲文，书归正传。然而对不起得很，闲话居然还有。未说天津，先谈一段诗话。中国旧诗人，近来也被新诗人骂得苦了，然而旧诗人有一种手段是未可厚非的，就是能用几个花花绿绿的字眼，给人们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象张船山的《过津沽诗》：“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只十四个字，竟把天津说得水软山温，令人想着心销骨醉。但再细按起来，这自然还是当日荒城野水的情形，大异于今日洋楼马路的景致。可是若干年以前的天津，究竟是否如此，在下只可先拚命的引些旧诗，给船山先生多寻些补证。明李东阳《过直沽诗》曰：“二水合趋海，孤村斜抱城。”清秦大士《登天津望海楼诗》曰：“扬柳仙人市，帆墙估客舟，”清瞿佑《过津诗》曰：“潮水四时来海上，天河一脉落人间；挂帆商舶秋风顺，晒网渔翁夕照还。”另外还有朱彝尊《中秋宴天津兵备副使署诗》曰：“北里商歌倚笛床，津城秋色未苍凉。”丁屺恒《津沽中隐园诗》曰：“不遣繁音调北里，只余清景属南楼。”我们研求各人诗中之意，天津倒确是个小规模的扬州。当时城外是绿野晴川，城内是笙朝笛夜，腰缠千万贯，虽无跨鹤仙人；月明二十四桥，当多吹箫玉女。加以北方民风淳朴，自然于水木明瑟之中，更有熙攘往来之气，教人回想起来，真恨未能早生一百年，领略领略这般风味。

这般情形，到何时才改变的呢？这当然以庚子年联军之役为一个关键点，因为在庚子联军破城以后，地方毁灭殆尽，当然又照例行了一番破坏以后的建设。那时门户大开，东西两洋的风任意吹来，渐渐把天津吹成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繁华景况，好似把天津的二分明月，遮蔽了一片烟云。所以如今要看天津独有的面目，是瞧不见的了。现在所有的高楼广厦，马路明灯，都是世界物质文明所产出的普通东西，地球上随处都见得着的，哪有一丝的天津乡土气味？所以天津固有的精神文明，都已消灭，只有高年野老，偶而还在脑中回溯一下罢了。至于天津风俗所以变到如此繁华，人心所以变到如此淡薄，据野老迷信的说法，却关系着天津城内鼓楼上一只大钟。那钟在庚子以前，照例每天要撞一百零八下，人们传说那钟是专唤醒世人繁华之梦的，故而天津名诗人梅小树的竹枝词说：“繁华自昔谁醒梦，辜负蒲牢百八声。”可惜庚子之后，那钟已不再闻，人们的繁华梦便日愈沉酣，因此成了今日的模様。这种迷信之谈，原是不值一笑。却难得这谣言造得适逢其会，也就恰值得我拉来作这小说荒唐引证。著者生来嫌晚，并未听过百杵的钟声，自然要算这繁华世界上的人物；虽有心谈些开元遗事，可惜并非白发宫人，所以也只可还来描画这污浊世界。说到这里，眉目既清，正文这便来也。

话说天津城内东街上，有一家朱户铜环，巨家宅第，在这秋日萧晨还自门掩不开。门内也是寂静无人，院中的

方砖里都已生荒草，加着玻璃碎裂、粉壁剥残，满眼都是败落之象。后院东面小书室，还自门户完全，糊着窗纸，尚似有人居住的样子。这时东升的红日，渐渐上窗，照见室中的怪状。这室中乍看去好似个被抢后的百货商店，一切器物全都凌乱非常，而且不伦不类。迎面放着一张玻璃柜，玻璃破了半截，里面堆着许多破烂古董，也有砖瓦，也有瓷器，破书旧帖之类，也杂在其中；还有几枝箫笛，从玻璃破处探出柜外。左边墙角放着一个乌木书架，书架旁边又放一张烧痕斑驳的花梨方桌，桌旁又是一张紫檀大床，床上只堆着一幅破被子。那书架似乎倒过一次，桌上和床上堆着许多乱七八糟的旧书，书架却空无所有，只歪躺着一个缺了嘴的破茶壶和两只旧鞋。另外靠窗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排酒瓶，约有七八个，有两个倒着，被桌边放的吃剩鸭骨挡住，没有滚到地下，还有橘皮、栗壳、花生仁等类，都布满在桌上，好象八卦阵一样。墙上挂的中堂，两旁边现出比较白些的两条长方痕迹，仿佛那对联才摘去不久，那中堂却是张和庵的花卉，可惜已扯碎一半，画轴也滚到地下。地下还铺着很厚的地毯，只已破烂了，更加一块块焦黑，想是曾经多次烧灼，上面铺着一层吸剩的纸烟头儿，一个痰盂倒在地下，污水都汪在地板上浸得湿了一大片。

一个面容憔悴的少年枕在痰盂上大睡。这少年约摸二十一二岁年纪，眉目很是轩朗，只黄瘦得失了神采，嘴唇焦黑，想是失眠已久，身上穿着一件旧蓝绸夹袍，脏得不成

样子，左手还握一只酒瓶，一只脚上穿着鞋，另一只鞋已抛到床上书堆之间，那一只没穿着鞋子的脚，却已蹬在另一个人的额上，那个人肥得上下左右几乎见方，腰部更是蠢胖，仰面朝天的躺着，好象个翻着胸脯儿的死蛤蟆，面上黑紫象涂了一层栗色油漆，再加面部肌肉不平均地向外发展，凹凸互见的头竟似菠萝蜜，蒜头般的鼻子翻着孔，血盆样的大口露着牙，黏涎都流满了颈上，嘴里还含着两块琥珀桃仁。他每打一次鼾声，呼出一口气。便把桃仁吹起一寸多高，再一吸气，又落回嘴里，如此上下不停，真象儿童玩的东洋吹球，手里抱着一个枕头，枕下却压着一堆散乱的骨牌。这屋里除了那胖子的如雷鼾声可以表示是活人以外，其余一切景况，简直好似鬼墟，并非人境。

这时阳光也似不耐烦用光明的眼看这丑恶情形，渐渐移到屋檐，那肥人才象大梦将觉，牛喘了两声，接着吧哒几下嘴，似乎连带把琥珀桃仁嚼碎了，和着口里的黏涎咽到喉里。他睁开那被肥肉拥塞得仅能略张细缝的眼，朦胧着向四外一看，扬起手来把那少年蹬在额上的脚推开，便要翻身坐起。哪知身体不灵，在地上蠕蠕地蠢动了半晌，方连滚带爬坐起来，用手乱摸着油葫芦似的头颅，吐出两口黏涎，怔了一会，忽的想起了睡前的什么事，忙伸手向怀中一摸，忽转头向那睡着的少年做了个丑脸，那样子好象肉块成精；可笑而又可怕，忽又自一笑，才扯着那壅着浓痰的嗓子。向少年叫道：“喂！虎士，快起！屋里下雨了，院里睡去。”说完，见少年还自睡着不醒，便抬起地下

的枕头，向那少年劈头抛去。

那少年呵了一声，伸着胳膊说了两句呖语，又打了一个呵欠，慢慢睁开眼，望望胖子，半晌才迷迷糊糊道：

“你还阳了，闹……什么！”那胖子也不答他，自己爬着站起，向书架上取了那破茶壶，嘴对嘴喝了一阵。回头见那少年也坐起，便问道：“虎士，你真能睡，现在几点了？”那虎士抬起手腕要看手表，忽然发现腕上已是空空如也，才想起昨夜醉得一塌糊涂，又和这胖子推牌九，把钱输完了，手表也输给他。不由懊丧答道：“老谢。你这小子还问我，表不是在你腰里？”那胖子哈哈一笑，从袋里把表拿出看了看，短针还指着六点，原来已是停了，便仍装起，顺手摸出一支纸烟，点着衔至口里。那虎士伸手道：“给我一支！”胖子摇头道：“只剩了一支。”又指着地下道：“这些烟屁股，你不会拾起来吸？”虎士皱眉道：“不求你，我自己买去。”说着才要站起，忽的想到自己腰内已是分文没有，便又颓然坐下，仰着脸向胖子道：

“谢度芝，你借给我几毛钱去买。”谢度芝摇着皮球般的头道：“没有。”虎士道：“昨夜你才赢了我一百多元钱去，怎说没有？”谢度芝一撇嘴，拍着口袋道：“这是咱家凭手气赢的，概不出借。好！算我可怜你，我自己去买来，赏你两支。”说着便扭肥躯到门首，又回头道：“时候不早，大约收房子的也快带律师来了。”说完便自出去。

虎士听了这句话，脑子忽然清醒，不由一阵心酸，知